

立心安國論

振客來嘗言曰自近年至近日
天變地交飢饉疫癘遍滿天
下廣道地上牛馬鬻鬻巷穢肯
充路石死之堆既起大半不悲之
族敢元一人然間或專利鉅町
是之文唱西教主之名或有異
病毒除之願誦東方如來經
或作病即消滅不老不死之詞
崇法華真實言之妙文死信七難
即滅七福即生之句調百座百講
之儀有目務密真言之教灌五
瓶之水有人之坐坐禪入定之儀
澄空觀之月若書七鬼神之端

而打千門若高五丈方之殿而懸
萬戶若并天神地祇而合四角塊
之祭祀若哀萬民百姓而行國主
國事之德政雖然唯推肝膽符通
飢疫乞容溢目死人滿眼身屍為
觀並尸作槁觀夫二離合璧五
緯連珠三寶在世百王未窮此
世早衰其法何廢是依何禍是
由何謬哉

主人曰獨愁此事情憤排胸臆客未
共嗟乃屢致談話夫出家而入道者
依法而期佛也而今神術不協佛
威無驗具觀當世之弊愚發後生
之毀然則作圖覆而吞恨俯方載而
深慮情傾微管前披經文冀身
中人悉歸惡故善神捨圖而相去聖

人詳酌而不違是以魔未鬼未主起
難起不可不立言不可不恕

客曰天下之文固中之難余亦獨嘆
與之自悲今一人蘭室初美善詞神
聖書辭美難重起出何從哉聞其
證據否

主人曰其文繁多其證亦博

全光明經云於其國土惟有此經未
未嘗流布生捨離心不樂聽聞之
不供夫良尊重讚歎見四部矣持經
之人且復不能尊重乃至供養遂令
我華道餘美自屈無量諸天不得聞
此甚得妙法背甘露味失正法流無
有威光及以勢力增長惡趣損滅
人天墜生死河亦涅槃路也尊我
等四王并諸眷屬及樂又等見如

斯事推其國土無擁護心非但我等
捨棄是王必有無量守護國諸大
善神皆悉捨去既捨離已其國當有
種種之福災失國位一切人與皆無
善心唯有繫縛致言瞞誑于相說
詭枉及無事疫疠流行惡星叢出
雨日並現薄蝕無恒星白二妖表不
祥相星流地動井內發聲暴風雷
不依時節常遭飢饉苗實不成多
有他方惡賊假掠國內人民受諸苦
把此也無有百樂之處上已

大集經云佛法實隱沒顛倒凡皆
長諸法之忘失當時屋宇常大青
震於地一切皆遍動猶如火上輪城壁
破落下屋宇悉已朽壞林根枝葉華
葉草藥盡唯除淨居天等界一切

七味三精氣損減无有餘解脫諸善
論當時一切盡所生華草味香少且
不美諸有井泉池一切盡枯涸荒蕪
穢安歎現成空澗諸山皆雄燃天龍
不降雨苗稼比枯死生者比皆死盡餘
草更不生雨土比昏闇日月不現
明四方比皆冗早穀現諸惡臨十不善
業道貪瞋癡倍增與生於父母
觀之如得麻與生及壽命色力威
樂滅遠離人天樂比善隨喜道如
是不善業惡生惡比空毀壞我心
法損滅天人道諸天善神王悲慈冥
生者棄此渴惡國比自意向餘方_上
仁王經云國土亂時先鬼神亂鬼神
亂故万民亂賊未劫國百姓三受臣
君太子王子古官共生是非天地推

異二十八宿星道日月失時失度
多有賊起之我今五眼明見每
一切國王皆由過去世侍五百佛得為
帝王主是為一切聖人羅漢而為
來生彼國中作大利益若王福盡
時一切聖人皆為捨去若一切聖人去
時七難為起上已

藥師經云若刹帝利灌頂王等文
難起時所謂人安樂收難他回復
逼難自東叛送難星宿變搖難
日月薄蝕難冰時風雨難過時不雨
難上已

仁王經云大王吾今所化百億須彌
億日月二須彌有四天下其南閻浮
提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丁小國其國
土中有七可畏難一切國主為是

難故古何為難日月失度時節返
 送或赤日日出里日出一二三四五日出
 或日蝕無光或日輪一宮二三四五
 宮輪現為一難也二千八宿失度全
 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水星風
 星刀星南斗北斗五鎮大星一切
 國主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諸星
 各各變現為一難也大火燒國百姓
 燒盡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樹
 木火賊火如是變惟有三難也大水澍
 沒百姓時節返送冬雨雪夏雷久時
 雷電霹靂六月雨水霜雹雨赤冰黑
 水青水雨土山石山雨沙礫石江河送
 流浮山流石如是變時為四難也大風
 吹散百姓團土山河樹木一時滅沒非特
 大風黑風赤風青風天風地風火風嵐

八
如是變為五難也天地國土亢陽炎炎
洞然百草亢旱五穀不登土地枯焦
百姓滅盡如是變時為一難也四方賊
來侵國內外賊起火賊水賊風賊鬼賊
百姓荒亂刀兵劫起如是推時為七難也

大集經云若有國王於無量世從施戒
惠見我法滅捨不推讓如是四種无
量善根悉皆滅失其國當有三事得
事一者穀實二者兵革三者疫病
一切善神悉捨離之其王教令人不
隨從常為隣國之所侵虜果災橫
起多惡風雨水增長吹浮人臣內外
親戚其共謀叛其王不久當遇重
病壽終之後生大劫獄中乃至如美
人太子太臣城主柱師郡守宰官及

復如是已

夫四經又明又人誰疑而肯警之乎遂
惑之人妄信邪說不弁正教故天下
世上下諸佛與經生捨離之心無權讓
之志仍善神聖人捨同去於是以致鬼
外道成災致難矣

客作色曰後漢明帝者悟人羊人之夢
得白馬之教上宣天子者誅守虛之
建成寺塔之梅介未上自一人下至方
氏宗佛像車經卷也然則徹山南都
蘭城東寺四海一列之垂七道佛經
星羅堂宇雲布社喜子之族則觀
就頭之月鶴勃之傳鷄足之風
誰謂福一代之教廢三寶之跡哉
若有其證至開其故矣

主人喻曰佛閣連堯經歲並軒轅者
如竹蓐侶者似柏麻崇宣皇年高

尊貴曰新律法師詭曲而迷惑人
倫王臣不覺見而無弁邪心

仁王經云諸惡比丘多求名利在國王
太子王子前自說破佛法目錄破國目
緣其王不別信聽此語擅作法制不
依佛戒是為破佛破國目錄

涅槃經云善薩於惡象等心無恐怖
於惡知識生怖畏心為惡象致不至
三趣為惡象又致乃至三趣

法華經云惡世中此正邪者有心謂未
得謂為得我博心充滿死有所練若
納衣在空閑自謂行真道輕賤人
間者貪身者利養故與白衣說法焉

一昨恭敬如六通羅漢乃至常在大眾
中欲毀我等過向國王大臣破壞權門
居士及餘比丘與誹謗說我惡謂是

邪見人說外道論議濁劫惡世中多有諸恐怖惡鬼人其身受苦受辱我濁世惡比丘不知佛方便隨宜時說法惡口而頻戲教教見損出上。

涅槃經云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此比丘像持鉢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雍著如虱衣猶如鼯鼯視餘行如猫伺鼠常唱下言我得羅漢外現賢善因懷貪嫉如受學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戲風誹謗正法上。

就文見世誠以然其不誠惡侶者曷善事哉

容猶憤曰明王目天地而成化聖人察理非而治世世上之僧侶者天下之歸

也於惡信者明王不可信非聖人者賢
哲不可作人子以賢聖之尊卑則知龍象
之不輕何吐妄言薄成誹謗以誰人
謂惡此在哉委細為聞矣

主人曰後身羽院御宇有法然作擔擇
集云去則破代之取教遍迷十方之
衆生且擔擇云道傳禪師云聖道
淨土二門而捨聖道一歸淨土之文初
聖道門者就之有二乃至准之思之
應存密大以守大也則今且言佛
心天台華嚴三論法苑珠論攝論等
八家之意正在此也皇聖身法師律義論
注言謹素龍樹菩薩十住毘婆沙云
菩薩求所見法致有二種道二者難行
道二者易行道此中難行道者即是
聖道門也易行道者即是淨土門也

淨土宗與子者先須知此旨設雜先
聖道門人若於此淨土門有止其業者漢
并聖道門歸於淨土又云善導知尚之
正雜二行捨雜行歸正行之文亦請
誦雜行者除上觀經等往生淨土經已
外於大小乘願密諸經受持讀誦悉
名讀誦雜行第三禮拜雜行者除上
禮拜沙門已外於一切諸佛菩薩等諸
世天等禮拜恭敬悉名禮拜雜行見
此文須捨雜從專豈捨百即百事從
正行堅執十中无一雜從雜行乎行者
能思是之又云自元入威錄中始自
大般若經六百五卷至于法華經
密大乘經六百三十七卷之六百
八十二卷也此須持讀誦大者之句
當知隨他之說難難開定截門隨自

之後還開定散門一開以後永不閉
者唯是念佛一門又云念佛行者
可具足三心之文觀無量壽經之同經
疏云問曰若有解行不同邪雜人等
防外邪異見之難戒行一分二分群
賊等壞道者即於解別行惡見
人等也又此中言一切別解別行異
學子異見等者是指前聖道門上
又最後結句文云夫速欲離生死二
種勝法中日闍耶聖道門從人淨
土門初入淨土門正雜二行中其
諸雜行遠應歸正行比就之見
之可早言確言道淨善道等之釋
建聖道淨土難行易行之旨以
法華真言為一代之大業六百三
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三卷一切諸佛

菩薩及諸世天等此攝聖道難
行等或捨或問或問或施此四字

身迷一切割以三國之聖信十方之

佛弟皆号群賊併以寫言近有

所依淨土三部經唯陸五洋誹謗云

法摺文遠迷一代五時之月法苑

經弟二若人不信駁謗此經乃至其

人命於入阿鼻獄誅文者七其

代及末代亦聖人各容有得主

忘直道非謂不樹暗瞋痛其後

催邪信故上自國王下至士庶皆

謂經者無淨土三部之外經佛者無

真慈危三尊之外佛仍傳教義覺

智證善或涉五里之波傳而所渡

之聖教或週一朝之山川而所蒙之

佛像若一高山之巔蓬萊華岳以安

量若流谷之底起蓮宮以崇真
 釋迦藥師之並光也旋風於現
 當崖空祀藏之成化也被益於生獲
 故國王守郡卿以明燈燭祀頭死
 田園以備供養而依法坐之權權則
 忘教主而貴西王之佛駭怖付屬而
 閱東方之如來唯專美之三部之經
 典寔稱一代五時之妙典是以非施院之
 堂皆以信佛之志非念佛之者早忘
 施僧之操故佛堂空落瓦松之烟
 老僧切悲廢迹草之露深雅並
 各捨護惜之心並廢建立之思是公
 住持聖僧行而不歸守護善神去
 而無未是偏依法坐之權權也悲
 哉數十年之間百千方之人被渴魔
 緣名迷佛教好謗忘正善神不傳

成怒亦猶圓好偏惡鬼不得便我
不如於彼下祈禁此一區矣

客珠作色曰我本所釋必文說淨土
三部經以來嘗覽法師播四論語
說一向歸淨土道粹禪師闡涅槃廣
業偏執四力行善導和尙拘難行
三專從惠心僧都集諸經之要又
宗念佛之一行貴重無訛誠以警
又徃生之人其幾哉就中法無聖人
幼少而昇天台十七而涉六千卷
並究八宗具得大意其外一切經論
七遍五覆章疏傳記莫不究者
智度日月德越先師雅然猶迷出
誰之趣不并漁樵乞食自故徧觀志
鑒深思遠慮遂施諸經專修人禪
其上世家一夢之靈應九四向之親

疎放或号勢乃至之化身或傳善導

之弄詭然則十有貴賤位頭一朝界

女蓮步人坐未春杖推移星霜積

而天亦踐擇傳之教經識殆茫之何以

近年之定謀聖代之時強峻先師更

罵聖人吹毛求疵亦足以出而自首至

今如此惡言未見可懼可慎罪業至

重科徭多直對產猶以有忌推杖而

則必歸去

主人嗟口習辛艱業忘免潤廁廁

善言而思惡言相謗者而謂聖人疑

心師而擬惡侶其迷也誠深其罪不淺

聞事起不妄其其趣釋尊說法之內

一代五時之間立先後并推實而當靈

道傳善導既就推恩實依先捨後

未探佛教例座者就中法無雜而其

相 文

文

流不知其源所以有何以大業經卷三
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二卷之并一切諸經
菩薩及諸世天尊等量格開闢極之字
薄一切舉筆之心是編展舊之詞令
不見佛經之說忘語之至思言之枉言
而無既責而有餘人皆信且其妄語恚
貴彼樵樵故崇淨土之三經而廢
經作極樂之一佛而忘諸佛誠是諸
佛諸經之悉虧耶聖僧與人之誹歎也
此宗教廣弘八慧周遍十方探以迄乎
之災難往代之由強忍之節於先例
可悟汝迷心觀第一列史記云周末有
被髮袒身不依禮度者如次茅釋
此文亦左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行
可見被髮者而不野祭識者曰不及百年
其禮先王矣知被髮即頌定後致又阮

藉流才不遠頭戴帶而後公卿之孫豈教
之奴者相厚者方達自然擢節冠行
者呼為田舍翁司長民減相比又素尤覺
大師入唐禮記云唐武宗皇帝受金龜
元年勅令章敬寺鏡霜法朝於諸
寺傳旂陀念佛教每寺三日巡輪不
絕同二年迴鶻國之軍兵等假唐
據同三年于河北之節度使忽隸真
後大業國更推命迴鶻國言秦
地凡其亂同秦項之代突火起邑
里之際何現武宗大破佛法多滅
寺塔不能撥亂遂以有事取意推此
之法聖者復其羽院御宇建建仁
年中是者也彼院御事既在眼前
然則大唐殘例吾朝頗證汝首疑
汝首推唯浦捨凶歸善塞源截根

吳

容前智未究例在數知其趣但自
華洛至柳營釋門在極捷佛家
在棟樑坐未進金岳此不及上卷汝
以賤身輒吐美言且美我有餘其理
元謂

主人曰予雖為少量皇泰學子大宗蒼
蠅附驥尾而渡下皇昭羅羅懸松
頭而迄于尋常生一佛之子事
諸經之王何見佛法之衰微不聚心
情之氣措其上沮解經之忘善此立
見據法者豈不明責驅遣使于康當
知是人佛法中惡若能毀遣呵責
使于康是使弟子直聲聞也余雖
不為善此立之身為道佛法中惡
之責唯極大從粗示一端其上去元仁

年中自延曆興福兩寺度度經奏
間申下勅宣御教書法並之撰擇
官校取上大講堂為報二世佛具容
恍失之法並金可傳付威神大神人
令破却其門弟隆觀聖光成佛覺薩
生等亂流遠國其後未許御勅氣
豈未進勅狀也

客則和目下經誘僧一人難論然所以
大宗經之首二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
三卷并一切諸佛菩薩及諸世天
等載捨閉閣極四字詞句論也其
文顯甚也守此嚴謹成其誹誘迷而
言於他覺語以賢愚不并是非難
定但定難之題目撰擇之由感其詞
亦誘其旨即說天下太平國土安穩

君臣所樂土民所思也夫國依法而

昌法目人靈貴國亡人泯佛誰可崇法
誰可信哉先祈國家須之佛法
若消定止難有術於簡

主人曰余是祖愚敢不存賢唯就
經文所述可存抑治術之自因外之
間其文幾多自其難可舉但入佛道
數週思業林示謗法之人宜守道
之信國中安穩天下泰平即謂釋經
云佛言唯除一人餘一切施皆可讚歎
結陀問言古何名焉唯除一人佛言
此經中一說破戒結陀復言我今未
解唯願說之佛語結陀言破戒者
謂一闍提早餘在時一切布施得
讚歎獲大果報結陀復問一闍提者
其義云何佛言結陀若有此生處
空居便安塞便波業流發廣惡言

誹謗正法造是皇業永不改悔
無懺悔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闍提
道若犯四重作五逆非自知犯
如是皇事而心初無怖畏懺悔不肯
發露於彼正法永無護惜違逆之心
毀世輕賤言多過咎如是等五若
趣向一闍提道唯除如此一闍提等
施其餘者一切讚歎又之我念往昔在
閻浮提作大國王名曰仙勝愛念敬
重大乘經典其心純善元有廉思嫉
怯善男子我於小時心念天宮聞說諸
誹謗方等聞已即時斷其命根
善男子以是目緣從是已永不墮地獄

又言如來三目為圓五行善惡隆時劫盡亦
 一可波羅門命又云教有三謂下中上
 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善惡業
 現生者以下教以後隨於此獄畜生餓
 鬼具受下者何故是諸畜生有殺
 善根是故教者具受罪報中教者然
 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為中以其善
 陌於此獄畜生餓鬼具受中若上教者
 父母乃至阿羅漢辟支佛畢定善惡
 滿長阿魯大地獄中善男子若有能
 教一闍提者則不墮此三種教中善
 男子彼諸波羅門等一切皆是阿闍
 也此仁王經言佛告波斯梵王是故付
 屬諸國王不付屬比丘此其心何教无
 王威力已濕釋經言人以无上正法付屬
 諸王大臣宰相及四部眾與正法者查

四部之無應當昔治及佛言如業以
 能護持正法目緣故得成就是人對身
 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獲威
 儀應持刀劍弓箭鉞鋒劍又若有定
 持五戒之者不得名為大善人也不受氣
 為護正法乃名大善護正法者應當執
 持刀劍器械雖持刀杖我就是善善者
 持戒又善善男子過去之世於此物尸那城
 有佛出世号歡喜增舍如未佛涅槃後
 正法住世无量億歲餘四十年佛法未
 小時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覺德人小時多
 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比丘生惡心執持
 刀杖逼是法師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
 是事已為護法故即便往坐說法者
 一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鬪令
 時執法者得免厄害至人小時執刀

劍箭翔擊之六槍射無完處如芥子許
小時世覺德身諸王言善哉善哉王今
直身正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
元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大歡
喜尋即命終生所闕佛國而為彼佛
作第一弟子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
戰鬪者有欲害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
命終善生所闕佛國覺德比丘壽後
壽終身得往生所闕佛國而為彼佛作
聲聞衆中第一弟子若有正法空盡
時應當如是受持擁護迦葉人出時
王者則我身是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
迦葉護正法者得如是等元量果報
以是目緣我於今自得程程相印印
嚴成法身不可壞身佛告迦葉菩薩
是故護法優婆塞等應執持刀杖

擁護如是善男子我濕祿後滿惡之
世國土甚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今時
多有有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
為禿人是禿人輩見護持正法惡逆
舍出若致若害是故我今聽持戒人依
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為伴侶雖持刀杖
說其善名曰持戒雖持刀杖不應劫命
結華經云若人下信毀謗此經即劫一切
世間佛程乃至其人命終入阿鼻獄是
夫經文顯然祕詞何如凡如法華經者謗
大京經典者謗元量五逆故墮阿鼻大
城永元出期如濕祿經者設許五逆之信
不許謗法之施故域子者為落三惡道
禁謗法者為不退位所謂覺德者是
迦葉佛有德者則釋迦父也法華但
經之經教者一代五時之肝心也其甚寶貴

宜誰不歸信哉而護法之獲忘正道
之人刺依法也之權權亦增愚癡之旨
暫是公或志彼遺射而露木盡之像或
信其言說而厭方言言之摸孔之海內說
之場外所作則其家風所施則其所帶
然間或切擇迦之千指結你陀之官規
改東方如未之應字居西教主籍
王或四百餘迦之如法經成而方澤出
之三部經或信天台大師誨為善道誨
如此群類其誠難盡是非破佛我非
破法我是非破僧我非我則依權擇
也嗟吁悲哉有知未誠諦之禁言氣
矣隨愚侶迷惑之庶語早息天下之
靜謐者須斯回中之護法者

容自若新護法之權者若他佛禁之遠
者如彼經文可行斬罪若然者教者

相加罪業何為哉則大集經云剃頭者
袈裟持戒及毀戒天人可供養彼則
為供養良我是我子若有搥打彼則為
打我子若罵辱彼則為毀辱我若知
不論善惡無擇是是非非為僧侶可展
供養何打辱其子亦憑其文彼
竹杖之官目連尊者也亦沈無間之座
提婆達多之致蓮華此真凡也久聞阿
鼻之怕先證斯明後昆宸招似誠證法
既破禁言此事難信如何得意

夫人曰容明見經文猶感斯言心之不安經
之不通此全非佛子唯偏惡謗法
夫釋迦之以前佛教者雖新其言非能
之以復經說者則以其施並則四海方邦
一切回泉不挽其惡心自歸此善何難並

起何天竟未也

容則避席刷禮曰佛教斯遠自題
難窮不審多端理非不明但法蓋
聖人摛擇現在也以諸佛諸經諸善
薩諸天等記載摛摺開闢相其文顯然
也目茲聖人去國善神捨一可天下創為
世上疫病今主人廣引經文明正理非
故妄執既觀耳目自數朗明於國土泰平
天下安穩自一人至萬民則好也亦可樂也早
此一闡提之施求致與僧尼之供收佛
海之自浪截法山之綠林世成義最
之世國為唐虞之國無後期酌法水淺
深崇宣佛家之棟樑也

主人悅曰鳩化為鷹雀喜之為始悅哉
交蘭室之友成麻田之性誠願其謹
信此言風和浪靜不自量年事但人
心者隨時而移物性者依境而改辭猶

水中之月動波陳前之軍靡鈞洪當
座雖信後定求急后必先安國土而祈
現當者速迴情慮念加對治所以得
藥師經七難內五難急起二難猶殘所
以他國假逼難自界執送難也大集經
三灾內二灾早顯一灾未起一故五草
灾也金光明經內種種灾過一二難起
他方悉賊假掠國內此灾未露此難未
未仁經七難內六難人主感一難未現亦
以四方賊未假國難也加之國亂時先鬼
神亂鬼神亂故一亂今就此文具業事
情百鬼早亂一亂民多亡先難是明後
灾何疑若所殘之難依惡法之科並
起無見未者其時何為於帝主者基
國家而治天下人臣者領田園而保世
上而地方賊未而假逼其國自界執送

而德領其地言不敬者亦言不學其夫
回滅家何可省世汝須思一身之安
堵者先禱四表之靜論者先就中人
之在世各思後生其以死信邪教我
貴諸法各雖忘迷是非不信天歸佛
法何同以信心之力安宗邪議之詞哉
若執心不翻番意猶存早辨有為
之御女隨元間之獄亦安有何大集經
之若有固王其元甚甚世從施戒惠見
我法滅檢不擁護如其人耶禮元甚甚
根惠此見滅失乃至其王不久當通皇
病壽終之後生大地獄如王人人太
子大臣城主柱師郡王宰官之度如
是仁王經言人懷佛教無復孝子之親
不和天神不祐疾惡鬼日來侵害災
障首尾連禍縱橫充大地獄餓鬼畜生
若出為人其奴果報如狗音如獸如人

夜書火洞字存三男早卒後如天
法華經第二言若人不信毀謗此經
乃至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又月第七
卷下輕品言于劫末河身地獄受大者
世壽經言遠離善友不聞正法任意
法者是月緣故沈沈在阿鼻地獄於
受身劫從攝八萬四千上廣抵身罪業
空謗法悲哉曾出正法之門而深入
邪法之獄惡業各懸惡教之繩而
鎮經詩教之網此駭家之迷流獲
怖之慮豈不愁哉豈不苦哉汝早改
信仰之心速歸實宗之一善筈則
三業皆佛因也佛國其哀亦十善
寶土也寶土何據非因元表後土
无破壞身是安安心是禪定此詞此
言可信可宗矣

客見人生後生誰不真誰不知此經

又具義佛諸誹謗之科至宣顯法之罪
誠深我信一佛相諸佛律三部經而屬
諸經是非祇曲之思則隨光達之諷
有諸人且復如是今世者性心未生
者隨阿鼻又明理詳不可疑亦作貴
乞之慈誨益開愚客之腹心蓮迴
對治早致泰平先安生前更扶沒後
唯非我信又試他誤耳

文應元年

大威

勅書嘉祥元年

又至元年

去見至元年

象

八月十三日

乞冠衣化儀者勅書其後以文至元年

二年

十月十日

勅書其後以文至元年

日月年の大有也之の得し其の吳程源

自文正元年

孝

自文正五年

大知

後平目十少の如く九十五了自正九年

孝の國一可都也為朝し也條火渡之

又曰六の言能火渡之既動之可

後く是の事五万如也

は書るる念の言を海にのるる力

は花如くは又又の言に歸上如

又正六年の言 言 言 言 言